

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

列傳九十

陸贄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父侃深陽令以贄貴贈禮部  
尚書贄少孤特立不羣頗勤儒學年十八登進士第以  
博學宏詞登科授華州鄭縣尉罷秩東歸省母路由壽  
州刺史張鎰有時名贄往謁之鎰初不甚知留三日再  
見與語遂大稱賞請結忘年之契及辭遺贄錢百萬曰  
願備太夫人一日之膳贄不納唯受新茶一串而已曰  
敢不承君厚意又以書判拔萃選授渭南主簿德宗立遣黜陟  
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  
入計聽吏治三科登俊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察五

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謠誦審其哀樂納市賈觀其好惡  
八計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  
視賦役薄厚以稽廉冒視案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  
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寡寡以  
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良幹蠱  
賈賦曰閭稼以奠稅度產以哀征料丁壯以計庸占商  
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遷監察御  
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時皆避其言

史德宗在東宮時素知贄名乃召爲翰林學士轉祠部

員外郎會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

以救失莫若改行今幽燕恒趙之餘無復遠畧而禍輕汝洛榮

沛之勢急而禍重田悅覆敗之餘無復遠畧王武俊有

勇無謀朱滔多疑少決互相制劫急則合力退則背憎  
不能越軼之患此謂緩也希烈果於奔噬忍於傷殘  
據蔡許富全之地而益以鄧襄虜獲之實東寇則饑道  
阻北窺則都邑震此謂急也代朔邠靈自昔之精騎上

黨盟津今之選師舉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  
財屈則屯戍失於太繁也李勉文吏也而當此必爭地  
哥舒曜之衆烏合也扞襄城方銳之賊本非素習首鼠  
莫前則守禦失於不足也今若還李芄河陽以援東都  
李懷光解襄城之圍專以太原澤潞兵抗山東則梁宋  
安又言立國之權在審輕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故  
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適稱而不悖王畿者  
畿如臂而四方如指此天子大權也是以前世轉天下  
租稅徙郡縣豪傑以實京師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  
關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也方世  
承平久武備微故祿山乘外重之勢一舉而覆兩京然  
猶諸牧有馬州縣有糧肅宗得中興乾元後外虞踵  
發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而先帝莫與爲禦是失馭輕  
之權也既自陝還懲艾前事稍益禁衛故關中有朔方  
涇原隴右之兵以捍西戎東有神策六軍悉戍關外將不  
今朔方太原衆已屯山東而神策六軍環衛竭內廩之  
能盡敵則請濟師陛下爲之輟邊軍闕環衛竭內廩之  
馬武庫之兵占將家子以益師賦私畜以增騎又告乏  
財則爲算室廬貸商人故諸權之科目日以甚萬有一

如朱滔李希烈負回邊壘竊發都甸者何以備之夫關  
中王業根本在焉豪傑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  
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廩收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  
與貯於帑藏不殊一朝有急可取也陛下幸聽臣計使  
芑還軍援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必走請神策及將家子  
占而東者追還之凡京師稅間架權酒抽貫貨商點召  
之令一切停之則端本整勞之術  
帝不納後涇師急變贊言皆效

感人主重知思有以效報故政或有闕巨細必陳由是  
顧待益厚建中四年朱泚謀逆從駕幸奉天時天下叛  
亂機務填委徵發指蹤千端萬緒一日之內詔書數百  
贊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既成之後莫不  
曲盡事情中於機會胥吏簡札不暇同舍皆伏其能轉  
考功郎中依前充職嘗啓德宗曰今盜徧天下輿駕播

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動人心昔成湯以罪已勃興  
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使

書詔無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

心向化帝然之

會與元赦令方具帝以稟付贄使商討其詳贄知帝執德不固困則思治泰則

易驕欲激之使強其意卽建言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  
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令諭陛下窮用兵甲  
竭取財賦變生京師盜據宮闈今假王者四內僭帝者  
二豎其他顧瞻懷貳不可悉數而欲紆多難收羣心准  
在赦令而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  
故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夫悔過不得不  
深引咎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不廣潤澤不可不宏使天  
下聞之廓然一變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服哉其須改  
革科條已別封上臣聞知過非難改之難言善非難行  
之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  
而形於事事或未諭故宣之於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  
三者相合乃可求感惟陛下先斷厥志以施其辭度可

行者而宣之不可者措之無  
苟於言以重取悔帝納之

故奉天所下書詔雖武夫

悍卒無不揮涕感激多贊所爲也其年冬議欲以新歲  
改元而卜祝之流皆以國家數鍾百六凡事宜有變革  
以應時數上謂贊曰往年羣臣請上尊號聖神文武四  
字今緣寇難諸事並宜改更衆欲朕舊號之中更加一  
兩字其事何如贊奏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  
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鑿輿播  
越未復宮闈宗社震驚尙愆禋祀中區多梗大憝猶存  
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際陛下宜深自懲勵  
收覽羣心痛自貶損以謝靈譴不可近從末議重益美

名帝曰卿所奏陳雖理體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卿更思量贄曰古之人君稱號或稱皇稱帝或稱王但一字而已至暴秦乃兼皇帝二字後代因之及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自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損其名不傷其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况今時遭屯否事屬傾危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符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煥發德音引咎降名深



示刻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德宗從之但改興  
元年號而已初德宗蒼黃出幸府藏委棄凝刻之際士  
衆多寒服御之外無尺縑丈帛及賊泚解圍諸藩貢奉  
繼至乃於奉天行在貯貢物於廊下仍題曰瓊林大盈  
二庫名贄諫曰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  
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  
所用盍各區分賦稅當委於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  
於天子以奉私求元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抵  
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  
其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儉約斥遠貪饕

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  
海內丕變近以寇逆亂常鑿輿外幸旣屬憂危之運宜  
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經行殿忽覩右廊之下  
榜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者天衢尚梗師  
旅方殷痛心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  
未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情竊揣軍  
情或生缺望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  
亦有悔忠之意是知眩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  
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  
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追將五旬凍餓交侵死傷相枕畢

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人而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士而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謗讟方興軍情稍沮豈不以勇夫常性嗜貨務功其患難旣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故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豈其效歟陛下天資英聖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爲銜恩反過差爲至當促殄遺寇永垂鴻名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上嘉納之令去其題署興元元年李懷光異志已萌欲激怒諸軍上表論諸軍衣糧薄神策衣糧厚厚薄不均

難以驅戰意在撓沮進軍李晟密奏恐其有變上憂之  
遣贄使懷光軍宣諭使還贄奏事曰賊泚稽誅保聚宮  
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軍乘制勝之氣  
鼓行芟蕩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  
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  
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爲規畧漸  
相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  
之秋也故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  
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泛問所宜懷光乃  
云李晟旣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

其軍強盛懷光大自矜夸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離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日從此却迴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詞伏望卽以李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從彼宣慰迴云見卿論敘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敕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畧分路夾攻務使叶齊克平寇孽如此詞婉而直

理當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料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諧會又幸懷光詭對且無阻絕之言機宜合并若有幽贊一失其便後何可追幸垂裁察德宗初望懷光迴意破賊故晟屢奏移軍不許及贄縷陳懷光反狀乃可晟之奏遂移軍東渭橋而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陽惠元猶在咸陽贄慮懷光併建徽等軍又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强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陽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憂生事何則四軍懸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

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  
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則互  
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  
處必不兩全强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  
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堪疚  
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况乎事情已露  
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制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  
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  
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  
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

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卽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而今者屯兵而不肯爲用聚將而罔能叶心自爲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之各競於擅能或成勲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德宗曰卿之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心已惆悵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則使得爲詞且俟旬時晟



至東渭橋不旬日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單騎遁而

獲免惠元中路被執害之報至行在人情大恐翼日移

幸山南贄練達兵機率如此類二月從幸梁州道有獻瓜果者

帝嘉其意欲授以試官贄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輕也

帝曰試官虛名且已與宰相議矣卿其無嫌贄奏信賞

必罰霸王之資也輕爵養刑衰亂之漸也非功而獲爵

則輕非罪而肆刑則喪天寶之季嬖傾國爵以情授

實以寵加綱紀始壞矣胡乘之遂亂中夏財賦不足

以供賜而職官之實與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

號行焉今所病者爵輕也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

棄將何勸焉陛下謂試官爲虛名豈思之未熟邪夫立

國惟義與權誘人惟名與利名近虛於教爲重利近實

於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則存乎其義參虛實

揣輕重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物有匱

耗而不給矣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情有誕謾而不

趨矣故錫貨財列稟秩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以節

虛也居上者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則爲國之權得矣

按甲令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其賦事受奉者惟職事一官以敘才能以位勳德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也勳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以叙崇貴以甄功勞所謂假虛名佐實利者也今員外試官與勳散爵號同然而突銛鋒排禍難者以是酬之可謂重矣今獻瓜一器果一盛則授之彼忘軀命者有以相謂矣曰吾之軀命乃同瓜果瓜果草木也若草木然人何勸哉夫田父野人必欲得其歡心厚賜之可也轉諫議大夫依前充學士先是鳳翔衙將李楚琳乘涇師之亂殺節度使張鑑歸款朱泚及奉天解圍楚琳遣使貢奉時方艱阻不獲已命爲鳳翔節度使然德宗忿其弑逆心不能容纔至漢中欲令渾瑊代爲節度贄諫曰楚琳之罪固不容誅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駱谷復爲

賊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便成  
隔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恟恟羣情各  
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則來其間事機不容差跌儻楚  
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  
心膂分矣其勢豈不病哉上釋然開悟乃善待楚琳使  
優詔安慰其心德宗至梁欲以谷口已北從臣賜號曰  
奉天定難功臣谷口已南隨扈者曰元從功臣不選朝  
官一例俱賜贄奏曰破賊扞難武臣之效至如官闈近  
侍班列員僚但馳走從行而已忽與介冑奮命之士俱  
號功臣伏恐武臣憤惋乃止李晟旣收京城遣中使宣

付翰林院具錄先散失宮人名字令草詔賜渾瑊遣於  
奉天尋訪以得爲限仍量與資糧送赴行在贄不時奉  
詔進狀論之曰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薦鍾陛下思咎懼  
災裕人罪已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  
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絕  
岸收版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  
動於天地深悔感於臣人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苟  
不如此自古何嘗有捐棄宮闕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  
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  
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寰瀛百役疲瘵之

曠重戰傷殘之卒皆忍死疾病傾耳聳肩想聞德聲翹  
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列祖垂裕之休  
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爲戒以居  
上爲危以務理爲憂以復言爲急損之又損尙慮汰侈  
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懼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  
希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爲號蓋是中壺末流  
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  
憂乏使翦除元惡曾未浹旬奔賀往來道塗如織何必  
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閱視衆  
口流傳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

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輯黎蒸優問耆耄安定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堙褒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旣當離亂之際必爲將士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

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尙繁羣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於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蓋知爲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爲天下固多褻人何必獨在於此所令撰賜渾瑊詔書未敢順旨帝遂不降詔但遣使而已德宗還京轉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初贄受張鎰知得居內職及鎰爲盧杞所排贄常憂懼及杞貶黜始敢上書言事德宗好文益深顧遇奉天解圍後德宗言及遠離宗廟嗚咽流涕曰致寇之由實朕之過贄亦流涕而對曰臣思

致今日之患者羣臣之罪也。贊意蓋爲盧杞趙贊等也。

上欲掩杞之失，則曰：雖朕德薄，致茲禍亂，亦運數前定。

事不由人，贊又極言杞等罪狀。上雖貌從心，頗不悅。贊

而上書曰：自安史之亂，朝廷因循，涵養而諸方自擅，壤

地未嘗會朝。陛下將一區宇，乃命將典師以討四方。一

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轉行者苦鋒鉤。去留騷然，

而問里不寧矣。聚兵衆，供費日博，常賦不給，乃議蹙限，

而加斂焉。加斂既殫，乃別配之，別配不足，於是權算之，

料設率貸之法，典禁防滋，章吏不堪，命農桑廢於追呼，

膏血竭於笞捶，兆庶替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以

保封疆，禁衛之旅，以備巡警。邦之大防也。陛下悉而東

征，邊備空屈。又搜私牧，責將家，以出兵籍。馬夫私牧者，

元勳貴戚之門也。將家者，統帥岳牧之後也。其復除征

徭舊矣。今奪其畜牧，事其子孫，丐假以給資裝，破產以

營卒乘。元臣貴位，孰不解體方且稅侯王之廬，算稗販

之緡，貴不見優，近不見異。羣情鬱然，而關畿不寧矣。陛

下又謂百度弛廢，則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治，斷失於



太速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於人而疑似不容辨也  
察精則多猜於物而億度未必然也寡恕而下懼禍故  
反側之釁生多猜而下防嫌故苟且之患作由是叛亂  
繼起忿讟並與非常之虞惟人主獨不問因卒鼓行白  
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陛下雖有  
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誠臨難不能效死是  
則羣臣之罪也陛下方以興衰諉之天命亦過矣書曰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  
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不可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  
捨人事推天命必不可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  
爲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易曰自天祐之仲尼以  
思乎順是以祐之易論天人祐助之際必先履行而吉  
因之報象焉此天命在人蓋昭昭矣人事治而天降亂  
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尚恐有可疑  
者請以近事信之自比兵興物力耗竭人心驚疑如風  
濤然洶洶靡定族謀聚議謂必有變則京師之人回非  
悉通占術曉天命也以無難而亡多難而興治或生亂者恃  
亂亂或資治有以無難而亡多難而興治或生亂者恃  
治而不修也亂或資治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而失者  
忽萬幾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而

知救慎也。今生亂失序之事不可追矣。其資治興廢之策在刻勵而謹修之。當至危之機得其道則興矣。夫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勤思而熟計之。捨已以從衆。違欲以遵道。遠檢伎親。忠直推至誠。去逆詐。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耗神不劬力。第約之於心耳。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不寧哉。帝又問贊事切於今者。贊勸帝羣臣參曰。使極言得失。若以軍務對者。見不以時聽納。無倦兼。天下之智以爲聰明。帝曰。朕豈不推誠然。顧上封者。惟議斥人。短長類非忠直。往謂君臣一體。故推信不疑。至檢人賣爲威福。今茲之禍。推誠之弊也。又諫者不密。要須歸曲於朕。以自取名。朕嗣位見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聽加質。則窮故頃不詔次對。豈曰倦哉。贊因是極諫曰。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沈者。其爲防患不亦過哉。願陛下鑒之。毋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誠。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卽無所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况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不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誠信。以致害者。臣竊非之。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言。

人亦不失言陛下可審其言而不可不信可慎其所與  
而不可不誠所謂民者至愚而神夫蚩蚩之倫或昏或  
鄙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以疑則偷接不以  
靡不傳所爲靡不效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  
禮則其徇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上行則下從之  
上施則下報之若影附形若響應聲故曰惟天下至誠  
爲能盡其性不盡於已而責盡於人不誠於前而望誠  
於後必給而不信矣今方鎮有不誠於國陛下與師伐  
之臣有不信於上陛下無也故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已  
者以陛下所有責彼所無也故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已  
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爲悔也傳曰人誰無  
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歌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  
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職有闕仲虺補之夫成湯聖  
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稱其改  
過周宣中興賢王也吉甫文武賢臣也歌誦其主不美  
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則聖賢之意貴於改過較然甚明  
蓋過差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愚者  
恥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尙諛其君亦自聖掩盛德  
行小道乃有人則造膝出則詭辭姦由此滋善由此沮  
天子意由此惑爭臣罪由此生媚道行而害斯甚矣太

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治致太平之功可謂盛矣然而人  
到於今以從諫改過爲稱首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  
帝王之大烈也陛下謂諫官論事引善自予歸過於上  
者信非其美然於盛德未有虧焉納而不違傳之適足  
增美拒而違之又安能禁之勿傳不宜以此梗進言之  
路也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鰥寡多言無驗不必用質言  
當理不必違遜於志不必然逆於心不必愚言甘而利  
必是同於衆不必非辭拙而效迂者不必盡言天下之心  
重者不必智者之以實惟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心  
矣夫人清蔽於所信沮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  
偏則聽言不盡其實故有過當之言疑甚則雖實不聽  
其言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可重之事欲其事則  
存可棄之人苟縱所私不考其實則是失天下之心矣  
故常情之所輕聖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異也陛下  
又以雷同道說加質則窮臣謂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  
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且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  
上之難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常苦上之難達上常苦  
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六  
下有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辨給術聰明厲威嚴恣強悞  
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懼下之弊也好勝而恥過必甘

俊辭忌直言則諂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聘辨而  
街明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詐則顧望者自便而切摩之  
益不盡矣厲威而恣懷必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已則  
畏懦者至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  
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夫欲治天下而不務得  
人心則固不治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則心固不得  
矣務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  
子小人而惡直嗜諛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趨和求  
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冒禍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  
其言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暨况疏隔而猜忌  
乎吳通微兄弟俱在翰林亦承德宗寵遇文章才器不  
迨贄而能交結權倖共短贄於上前故劉從一姜公輔  
自卑品蒼黃之中皆登輔相而贄爲朋黨所擠同職害  
其能加於言事激切動失上下之歡心故久之不爲輔相  
其於議論應對明練理體敷陳剖判下筆如神當時名

流無不推挹貞元初李抱真入朝從容奏曰陛下幸奉  
天山南時赦書至山東宣諭之時士卒無不感泣臣卽  
時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時贄母韋氏在江東上  
遣中使迎至京師搢紳榮之俄丁母憂東歸洛陽寓居  
嵩山豐樂寺藩鎮賻贈及別陳餉遺一無所取與韋臯  
布衣時相善唯西川致遺奏而受之贄父初葬蘇州至  
是欲合葬上遣中使護其柩車至洛其禮遇如此免喪  
權知兵部侍郎依前充學士中謝日贄伏地而泣德宗  
爲之改容敘慰恩遇旣隆中外屬意爲輔弼而宰相竇  
參素忌贄贄亦短參之所爲言參黷貨繇是與參不平

七年罷學士正拜兵部侍郎知貢舉時崔元翰梁肅文  
藝冠時贊輸心於肅肅與元翰推薦藝實之士升第之  
日雖衆望不愜然一歲選士纔十四五數年之內居臺  
省清近者十餘人八年四月竇參得罪以贊爲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贊久爲邪黨所擠困而得位意  
在不負恩獎悉心報國以天下事爲己任上卽位之初  
用楊炎盧杞秉政樹立朋黨排擯良善卒致天下沸騰  
鑿與奔播懲是之失貞元已後雖立輔臣至於小官除  
疑上必再三詳問久之方下及贊知政事請許臺省長  
官自薦屬官仍保任之事有曠敗兼坐舉主上許之俄

又宣旨曰外議與諸司所舉多引用親黨兼通賂遺不  
得實才此法行之非便今後卿等宜自選擇勿用諸司  
延薦贊論奏曰臣實頑鄙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幸  
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白揣庸虛終難上報  
唯知廣求才之畧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  
司皆得自達旣蒙允許卽宜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  
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論  
其資望旣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遂以  
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  
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



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  
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陛下旣納臣言而用之  
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  
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而行觸  
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  
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之病常必由之昔齊桓  
公問管仲害霸之事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用而不  
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爲小  
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蓋以其意性回邪趣向  
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

效小信而傷大道况又言行難保恣其非心者乎伏以  
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不能徧諳諸  
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  
舉爲私薦易明敷爲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  
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  
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  
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  
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  
前須訪於人若訪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故轍若訪  
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

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揀僚屬所揀既少  
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暗謬之責人之常  
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華選孰肯徇私  
妄舉以傷名取責者邪所謂臺省長官卽僕射尙書左  
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  
出於其中今之宰臣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  
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  
有爲長官之時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  
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  
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貴精在於拔名

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  
人心尤務拔擢宏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  
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  
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而課責既嚴進  
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  
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代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  
效也陛下誕膺寶祚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於前  
哲而得人之盛未迨於往時蓋由賞鑒獨任於聖聰搜  
擇頗難於公舉仍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  
進者漸益周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

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  
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揀之規太精  
而失士陛下選任宰相必異於庶官精擇長官必愈於  
末品及至宰相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卽但納橫議不稽  
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  
辨所毀之實虛不校所試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  
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  
乎上雖嘉其所陳長官薦士之詔竟追寢之國朝舊制  
吏部選人每年調集自乾元已後屬宿兵於野歲或凶  
荒遂三年一置選由是選人停擁其數猥多文書不接

真偽難辨吏緣爲姦注授乖濫而有十年不得調者贊  
奏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人每年置選故選  
司之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贊與賈耽盧邁趙憬同知  
政事百司有所申覆皆更讓不言可否舊例宰臣當旬  
秉筆決事每十日一易贊請準故事令秉筆者以應之  
又以河隴陷蕃已來西北邊常以重兵守備謂之防秋  
皆河南江淮諸鎮之軍也更番往來疲於戍役贊以中  
原之兵不習邊事及扞虜戰賊多有敗衄又苦邊將名  
目太多諸軍統制不一緩急無以應敵乃上疏論其事  
曰臣歷觀前代書史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闇

劣屢敢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  
禦之大經兵不治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  
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斂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  
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  
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  
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爲永制常收冗費益贍邊  
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  
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議籌量庶備採擇伏以戎狄爲患  
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  
言夫抵尊卽序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

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會  
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  
睦鄰好會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也美長城者則曰設  
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讐會莫知力不足兵不堪則險  
之不能有也尙薄伐者則曰驅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  
徭會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遏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  
也議邊之要畧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徧駁聽一  
家之說則例理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是由執  
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夫中  
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



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序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獫狁攘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宣元宏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化威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卽而序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尙棄信姦盟蔑恩肆毒

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  
有遇中國喪亡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  
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陷之  
以親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禦戎之善經  
蓋時事亦有不得已也儻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  
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不足以出攻得不設險以  
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  
戒於遠追雖爲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不然也  
故夏之卽序周之于讓太宗之翦亂皆乘其時而善用  
其勢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

時而不失其稱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卽序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畧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百代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欲則必蹙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物理之所壹也國家自祿山構亂河隴用兵以來肅宗

中興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  
釁吞噬無厭迴紇矜功憑陵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  
餘年使傷耗遺曠竭力蠶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尙不  
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復乃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  
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掠黎庶深入則震驚  
邦畿時有議安邊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  
所短而畧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  
所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夫  
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  
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永逸者也力寡而

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頃  
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  
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儻  
或撓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爲安邊之謀可  
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  
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  
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敵其所長必殆用所  
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强者乃以水草爲邑居以射獵供  
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亡此戎狄之所  
長也戎狄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

爭驅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丈之內以此爲禦寇之術  
可謂勉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  
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  
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  
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衆庶修  
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抄之  
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  
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  
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  
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塹

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  
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鬪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  
寇大至則謀其人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悞之  
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  
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  
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  
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  
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所  
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鑄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猶且  
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

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  
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未必行故令  
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  
不均機失於遙制臣請爲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  
慎聽而熟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  
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  
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  
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  
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  
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



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  
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  
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  
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  
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  
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  
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  
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  
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  
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

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  
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  
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  
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  
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鬪爲嬉遊晝則  
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  
娛地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  
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  
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  
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地聞絕塞荒陬之苦

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  
去親族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爲用不  
亦疎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  
息如倩人進不要之以成功退不處之以嚴憲其來也  
咸負得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餉穢俸  
者猶患還期之賒緩常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  
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爾得之奚爲平居則殫耗  
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拔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  
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  
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效自贖既是無良之類

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備將既居內地精兵祇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常在寡弱之輩寇戎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恣其芟蹂盡其搜毆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克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重輕輓軌之所

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聰明可銜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章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於媿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喪貶既闕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

善誰爲言之况又公忠者直已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  
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  
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  
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辭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爲  
解旣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  
措理者吞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慚馭衆若斯可  
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材卒  
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  
無人之地遮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  
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惟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

重增供億之弊問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權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最强盛爲中國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備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鈴藝乏趨敏動則中國畏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

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強變化翕闔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虺衆散爲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已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



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  
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尙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隴  
之衆叛懷光汙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  
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  
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  
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旣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  
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冀無怙危固亦難矣夫  
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  
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  
理戎之要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

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覆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薄厚之殊而無觖望之釁蓋所謂日省月試餼稟均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其衣糧所頒

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懸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稟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漏匱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之所不能甘也况乎矯佞行而稟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能無愠怒不爲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叶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

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藉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  
用若干資糧某處置軍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  
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  
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畧  
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  
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以委任既委其事  
既足其求然後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賞者不以  
爲濫當罰者無得而辭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  
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爾以外將  
軍裁之又賜斧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

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闡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平兇靖難則不可夫兩境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况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

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颺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以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爲椎剽樵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旣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捃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旣幸於總制在朝不憂於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已不究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兵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

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蝨賊軍旅之膏肓也蝨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溉膏肓不療而唯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住邊賊者以徙焉其一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番漢子弟願傅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兼雇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

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並賜種子勸之播植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條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



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  
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揀良吏以爲尹  
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爲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  
旣得選帥之授旣明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  
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去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  
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  
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威懷疆場不  
寧謐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  
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英鑒民心之思  
安四方之小休兩寇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

此皆天贊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居事不  
常兼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主者不以言爲罪不以人  
廢言罄陳狂愚惟所省擇德宗極深嘉納優詔褒獎之  
贊在中書政不便於時者多所條奏德宗雖不能皆可  
而心頗重之初竇參旣貶郴州節度使劉士寧餉參絹  
數千疋湖南觀察使李與與參有隙具事奏聞德宗不  
悅會右庶子姜公輔於上前聞奏稱竇參嘗語臣云陛  
下怒臣未已德宗怒再貶參竟殺之時議云公輔奏竇  
參語得之於贊云參之死贊有力焉又素惡于公異于  
邵旣輔政而逐之談者亦以爲阨

班宏判度支卒官贊  
薦李與與帝漫許之而

自用裴延齡贊言延齡

降戾躁妄不可用不聽

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姦究

用事天下嫉之如讐以得幸於天子無敢言者贊獨以

身當之屢於延英面陳其不可累上疏極言其弊延齡

日加譖毀十年十二月除太子賓客罷知政事贊性畏

慎及策免私居朝謁之外不通賓客無所過從十一年

春早邊軍芻粟不給具事論訴延齡言贊與張滂李充

等搖動軍情語在延齡傳德宗怒將誅贊等四人會諫

議大夫陽城等極言論奏乃貶贊爲忠州別駕贊初入

翰林特承德宗異顧歌詩戲狎朝夕陪遊

年尙少以材幸天子常以

輩行呼而不名

及出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

於贄故當時曰爲內相從幸山南道途艱險扈從不及與帝相失一夕不至上喻軍士曰得贄者賞千金翼日贄謁見上喜形顏色其寵待如此既與二吳不協漸加浸潤恩禮稍薄及通元敗上知誣枉遂復見用贄以受人主殊遇不敢愛身事有不可極言無隱朋友規之以爲太峻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精於吏事斟酌決斷不失錙銖嘗以詞詔所出中書舍人之職軍興之際促迫應務權令學士代之朝野又寧合歸職分其命將相制詔却付中書行遣又言學士私臣元宗初令待詔止於唱和文章而已物議是之德宗

以贄指斥通微通元故不可其奏贄在忠州十年常閉

關靜處人不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家居瘴鄉人多癘

疫乃抄撮方書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代初贄乘

政貶駕部員外郎李吉甫爲明州長史量移忠州刺史

贄在忠州與吉甫相遇昆弟門人咸爲贄憂而吉甫欣

然厚禮都不銜前事以宰相禮事之猶恐其未信不安

日與贄相狎若平生交游者贄初猶慙懼後乃深交時

論以吉甫爲長者後有薛延者代吉甫爲刺史延朝辭

日德宗令宣旨慰安而韋臯累上表請以贄代已

帝猶銜之

不肯與順帝卽位與陽城鄭餘慶同詔徵還詔未至而贄

卒時年五十二贈兵部尙書諡曰宣子簡禮登進士第  
累辟使府

史臣曰近代論陸宣公比漢之賈誼而高邁之行剛正  
之節經國成務之要激切仗義之心初蒙天子重知未  
塗淪躓皆相類也而誼止中大夫贊及台鉉不爲不遇  
矣昔公孫鞅挾三策說秦王淳于髡以隱語見齊君從  
古以還正言不易昔周昭戒急論議正爲此也贊居珥  
筆之列調餽之地欲以片心除衆弊獨手遏羣邪君上  
不亮其誠羣小共攻其短欲無放逐其可得乎詩稱其  
維哲人告之話言又有誨爾聽我之恨此皆賢人君子

歎言不見用也故堯咨禹拜千載一時攜手提耳豈容  
易哉

贊曰良臣悟主我有嘉猷多僻之君爲善不周忠言救  
失啓沃曰讐勿貽天問蒼昊悠悠

新書贊曰德宗之不亡顧不幸哉在危難時聽贊謀  
及已平追仇盡言佛然以讒倖逐猶棄梗至延齡輩  
則寵任磐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濟也世言贊白罷  
翰林以爲與吳通元兄弟爭寵竇參之死贊漏其言  
非也夫君子小人兩進邪諂得召則正士危何可  
嘗邪觀贊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爲  
後世法炳炳如丹帝所用  
讒十一唐祚不競惜哉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一

列傳九十一

韋臯

兄聿 弟子正貫  
從新書增 劉闢

張建封

子愔

盧羣

韋臯字城武京兆人

六世祖範有  
勳力周隋間

大厯初以建陵挽郎

調補華州參軍累授使府監察御史宰相張鎰出爲鳳

翔隴右節度使奏臯爲營田判官得殿中侍御史權知

隴州行營留後事建中四年涇師犯闕德宗幸奉天鳳

翔兵馬使李楚琳殺張鎰以府城叛歸於朱泚隴州刺

史郝通奔於楚琳先是朱泚自范陽入朝以甲士自隨

後泚爲鳳翔節度使旣罷留范陽五百人戍隴州泚舊



將牛雲光督之時泚旣以逆徒圍奉天雲光因稱疾請  
臯爲帥將謀亂擒臯以赴泚臯將翟曄伺知之白臯爲  
備雲光知事洩遂率其兵以奔泚行及汧陽遇泚家僮  
蘇玉將使於臯所蘇玉謂雲光曰太尉已登寶位使我  
持詔以韋臯爲御史中丞君可以兵歸隴州臯若承命  
卽爲吾人如不受詔彼書生可以圖之事無不濟矣乃  
反施疾趨隴州臯迎勞之先納蘇玉受其僞命乃問雲  
光曰始不告而去今又來何也雲光曰前未知公心故  
潛去知公有新命今乃復還願與公戮力定功同其生  
死臯曰善又謂雲光曰大使苟不懷詐請納器甲使城

中無所危疑乃可入雲光以書生待臯且以爲信然乃  
盡付弓矢戈甲臯旣受之乃內其兵明日臯犒宴蘇玉  
雲光之卒於郡舍伏甲兩廊酒旣行伏發盡誅之斬雲  
光蘇玉首以徇泚又使家僮劉海廣以臯爲鳳翔節度  
使臯斬海廣及從者三人生一人使報泚於是詔以臯  
爲御史大夫隴州刺史置奉義軍節度以旌之臯遣從  
兄平及龔繼入奉天城城中聞臯有備士氣增倍臯乃  
築壇於庭血牲與將士等盟曰上天不弔國家多難逆  
臣乘間盜據宮闈而李楚琳亦扇兇徒傾陷城邑酷虐  
所加爰及本使旣不事上安能卹下臯是用激心憤氣

不違底寧誓與羣公竭誠王室凡我同盟一心協力仗  
順除兇先祖之靈必當幽贊言誠則志合義感則心齊  
粉骨糜軀決無所顧有渝此志明神殛之迨於子孫亦  
罔遺類皇天后土當兆斯言又遣使入吐蕃求援十一  
月加檢校禮部尚書興元元年德宗還京徵爲左金吾  
衛將軍尋遷大將軍貞元元年拜檢校戶部尚書兼成  
都尹御史大夫劍南西川節度使代張延賞臯以雲南  
蠻衆數十萬與吐蕃和好蕃人入寇必以蠻爲前鋒臯計  
得雲南則斬虜右支乃間使招徠之稍稍通西南夷明  
年蠻大首領苴那時以王臯讓其兄子烏呈始烏呈幼  
那時攝領其部故請歸爵臯上言禮讓行於  
殊俗則拂戾者化願皆封以示褒進詔可  
四年臯遣

判官崔佐時入南詔蠻說令向化以離吐蕃之助佐時

至蠻國羊咀咩城其王異牟尋忻然接遇請絕吐蕃遣

使朝貢其年遣東蠻鬼主驃傍苴夢衝苴烏等相率入

朝南蠻自嵩州陷沒臣屬吐蕃絕朝貢者二十餘年至

是復通五年東蠻斷瀘水橋攻吐蕃請牟濟師臯遣大將王有道簡習

精卒以入蕃界與東蠻於故嵩州臺登北谷大破吐蕃

青海臘城二節度殺青海大酋乞臧遮遮臘城酋悉多楊朱及論東柴等斬首二

千級生擒籠官四十五人其投崖谷而死者不可勝計

蕃將乞臧遮遮者尙結贊之子蕃之驍將也久爲邊患自擒

遮遮城柵無不降數年之內終復嵩州以功加吏部尙

書

初東蠻地二千里勝兵常數萬南倚閣羅鳳西結吐蕃狙勢強弱爲患阜能緩服之故戰有功詔以那時

爲順政王夢衝懷化王驟傍和義王刻兩林勿鄧等印以賜之而夢衝復與吐蕃盟阜遣別將蘇崑召之詰其

叛斬於琵琶川立次鬼主樣棄等蠻部震服乃建安夷軍於資州維制諸蠻城龍谿於西山保納降羌

九年朝廷築鹽州城慮爲吐蕃掩襲詔阜出兵牽制之乃

命大將董勛張芬出西山及南道破峨和城通鶴軍的

博嶺遂圍維州搏棲雞攻下吐蕃南道元帥論莽熱率羊溪等三城取劍山屯焚之

衆來援又破之殺傷數千人進收焚定廉城凡平堡柵

五十餘所以功進位檢校右僕射扶風阜又招撫西山

羌女訶陵白狗逋租弱水南水清遠等八國酋長入貢

闕廷十一年九月加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兼雲南

安撫等使

乃遣幕府崔佐時由石門趣雲南而南詔復通石門者隋史萬歲南征道也天寶中鮮于

仲通下兵南溪道遂閉至是蠻徑北谷近吐蕃故阜滄復之縣黎州出邛部直雲南置青溪關號曰南道十

二年二月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二年收復嵩州

城十六年皇命將出軍累破吐蕃於黎嵩二州吐蕃怒

遂大搜閱築壘造舟欲謀入寇阜悉挫之於是吐蕃會

帥兼監統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嬰籠官馬定德與其

大將八十七人舉部落來降定德有計畧習知兵法及

山川地形吐蕃每用兵定德常乘驛計事蕃中諸將稟

其成算至是自以扞邊失律懼得罪而歸心焉十七年

吐蕃昆明城管磨些蠻千餘戶又降贊普以其衆外潰

遂北寇靈朔陷麟州德宗遣使至成都府令臯出兵深

入蕃界臯乃令鎮靜軍使陳洎等統兵萬人出三奇路

威戎軍使崔堯臣兵千人出龍溪石門無衣山路南維保

二州兵馬使仇冕保霸二州刺史董振等兵二千趨吐

蕃維州城中北路兵馬使邢玘等兵四千出黃崖趨吐蕃

棲鷄老翁城都將高侗王英俊兵二千由峨和清溪道趨故松

州隴東兵馬使元膺兵八千人出南道濕山成溪雅邛黎舊

路臧守至道黎嶺又令鎮南軍使韋良金兵一千三百趨平續

進雅州經畧使路惟明等兵三千趨吐蕃通租偏松等

城黎州經畧使王有道兵二千人過大渡河深入蕃界

嵩州經畧使陳孝陽兵馬使何大海韋義等及管磨些  
蠻東蠻二部落主苴那時等兵四千

道西

進攻昆明城

諾濟城自八月出軍齊入至十月破蕃兵十六萬拔城  
七軍鎮五戶三千擒生六千斬首萬餘級遂進攻維州  
救軍再至轉戰千里蕃軍連敗於是寇靈朔之衆引而  
南下贊普遣論莽熱以內大相兼東境五道節度兵馬  
都羣牧大使率雜虜十萬而來解維州之圍蜀師萬人  
據險設伏以待之先出千人挑戰莽熱見我師之少悉  
衆追之發伏掩擊鼓譟雷駭蕃兵自潰生擒論莽熱虜  
衆十萬殲夷者半是歲十月遣使獻論莽熱於朝德宗



數而釋之賜第於崇仁里臯以功加檢校司徒兼中書

令封南康郡王

帝製紀功碑褒賜之

順宗卽位加檢校太尉順宗

久疾不能臨朝聽政宦者李忠言侍綦待詔王叔文侍

書待詔王伾等三人頗干國政高下在心臯乃遣支度

副使劉闢使於京師闢私謁王叔文曰太尉使致誠於

足下若能致某都領劍南三川必有以相酬如不留意

亦有以奉報叔文大怒將斬闢以徇韋執誼固止之闢

乃私去臯知王叔文人情不附又知與韋執誼有隙自

以大臣可議社稷大計乃上表請皇太子監國曰臣聞

上承宗廟下鎮黎元永固無疆莫先儲兩伏聞聖明以

山陵未耐哀毀逾制心勞萬幾伏計旬月之間未甚痊復皇太子睿質已長淑問日彰四海之心實所倚賴伏望權令皇太子監撫庶政以俟聖躬痊平一日萬幾免令壅滯又上皇太子牋曰殿下體重離之德當儲貳之重所以克昌九廟式固萬方天下安危繫於殿下卑位居將相志切匡扶先朝獎知早承恩顧人臣之分知無不爲願上答眷私罄輸肝鬲伏以聖上嗣膺鴻業睿哲英明攀感先朝志存孝理諒闇之際方委大臣但付託偶失於善人而參決多虧於公正今羣小得志墮紊紀綱官以勢遷政由情改朋黨交構熒惑宸聰樹置腹心

徧於貴位潛結左右難在蕭牆國賦散於權門王稅不入天府褻慢無忌高下在心貨賄流聞遷轉失序先聖屏黜臧犯之類咸擢居省寺之間至令忠臣隕涕正人結舌遐邇痛心人知不可伏恐姦雄乘便因此謀動干戈危殿下之家邦傾太宗之王業伏惟太宗櫛沐風雨經營廟朝將垂二百年欲及千萬祀而一朝使叔文姦佞之徒侮弄朝政恣其胸臆坐致傾危臣每思之痛心疾首伏望殿下斥逐羣小委任賢良悽悽血誠輸寫於此太子優令答之而裴均嚴綬賤表繼至由是政歸太子盡逐佞文之黨是歲暴疾卒時年六十一贈太師

諡曰

忠廢朝五日忠在蜀二十一年數出師凡破吐蕃四十

主寵官千五百斬首五萬餘級獲牛羊二十五萬收器

械六百三十萬其功烈爲西南劇善捐士至雖婚嫁皆

厚資之婚給錦衣女給銀塗重賦斂以事月進卒致蜀

衣賜各萬錢死喪者恤是

土虛竭時論非之其從事累官稍崇者則奏爲蜀郡刺

史或又署在府幕多不令還朝蓋不欲洩所爲於闕下

故也故劉闢因臯故態圖不軌以求三川厲階之作蓋

有由然朝廷欲追繩其咎而不與臯者詆所進兵皆鏤

名也由是議息暢字達夫臯雅所厚禮始天寶時李白

爲蜀道難篇以斥嚴武暢更爲蜀道易以美臯焉始臯

務私其民列州互除租凡三歲一復臯沒蜀人德之

見其遺像必拜凡刻石著臯名者皆鑿其文尊諱之

兄聿以蔭調南陵尉遷祕書郎以父嫌時爲國子司業

名換太子司議郎辟淮南杜佑府

劉闢與盧文若據西川叛臯姪行式先娶文若妹而聿

不奏既收行式以其妻沒官詔御史臺按聿聿下獄有

司以行式妻在遠不與兄同情不當連坐詔歸行式妻

而釋聿聿終太子右庶子臯弟平與臯斬朱泚使者間

聿謂能大其門名曰臧孫推蔭爲單父尉不得意棄官

去改今各舉賢良方正異等除太子校書郎調華原尉

後又中詳開吏治科遷萬年主簿擢累司農卿坐尙食

乏供贖均州刺史久之進壽州團練使宣宗立以治當

最拜京兆尹同州刺史俄擢嶺南節度使南海鮑賈始

至大帥必取象犀明珠上珍而售以下直正貫既至無

所取吏咨其清南方風俗右鬼正貫毀淫祠教民無妄

酒以誓曰不當神意長人任其咎無逮下民俄而水去

民乃信之居鎮三歲既病遺令無厚葬無用鼓吹無請

贈工部尙書

諡卒年六十八

劉闢者

字太初

貞元中進士擢第宏詞登科章臯辟爲從

事累遷至御史中丞支度副使永貞元年八月章臯卒

闢自爲西川節度留後率成都將校上表請降節鉞朝

廷不許除給事中便令赴闕闢不奉詔時憲宗初卽位

以無事息人爲務遂授闢檢校工部尙書充劍南西川

節度使闢益兇悖出不臣之言而求都統三川與同幕

盧文若相善欲以文若爲東川節度使遂舉兵圍梓州

且以術家言五福太一舍於蜀乃造大樓以祈祥

憲宗難於用兵宰相杜黃裳

奏劉闢一狂癡書生耳王師鼓行而悖之兵不血刃臣

知神策軍使高崇文驍果可任舉必成功帝數日方從

之於是令高崇文李元奕將神策京西行營兵相續進發令與嚴礪李康犄角相應以討之仍許其自新元和元年正月崇文出師三月收復東川乃下詔曰朕聞皇祖元元之誠曰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恭惟聖謨常所祇服故惟文誥有所不至誠信有所未孚始務安人必能忍恥朕之此志亦可明徵近者德宗皇帝舉柔服之規授宰衡之傑宏我廟勝遂康巴庸故得南詔入貢西戎寢患成績始究元臣喪亡劉闢乘此變故坐邀符節朕以成狂命者雖乖於理體從權便者所冀於輯寧竟乖卿士之謀遂允倖求之志朕之於闢恩亦宏矣

曾不知恩負牛羊之力飽則逾兇畜梟獍之心馴之益  
悖誑惑士伍圍逼梓州誘陷戎臣塞絕劍路師徒所至  
燒劫無遺千紀之辜擢髮難數朕爲人司牧字彼黎元  
如闢之罪非朕敢捨可削奪在身官爵六月崇文破鹿  
頭關進收漢州九月崇文收成都府劉闢以數十騎遁  
走投水不死騎將酈定進入水擒闢於成都府西洋灌  
田盧文若先自刃其妻子縋石投江失其屍闢檻送京  
師在路飲食自若以爲不當死及至京西臨臯驛左右  
神策兵士迎之以帛繫首及手足曳而入乃驚曰何至  
於是或給之曰國法當爾無憂也是日詔曰劉闢生於



士族敢畜梟心驅劫蜀人拒扞王命肆其狂逆詿誤一  
州俾我黎元肝腦塗地賊將崔綱等同惡相扇至死不  
迴咸宜伏辜以正刑典劉闢男超郎等九人並處斬闢  
入京城上御興安樓受俘誡令中使於樓下詰闢反狀  
闢曰臣不敢反五院子弟爲惡臣不能制又遣詰之曰  
朕遣中使送旌節官告何故不受闢乃伏罪令獻太廟  
郊社徇於市卽日戮於子城西南隅初闢嘗病見諸閭  
疾者來皆以手據地倒行入闢口闢因磔裂食之惟盧  
文若至則如平常故尤與文若厚竟以同惡俱赤族不  
其怪歟

張建封字本立兗州人

鄧州南陽人  
客隱兗州

祖仁範洪州南昌

縣令貞元初贈鄭州刺史父玠少豪俠輕財重士安祿山反令僞將李庭偉率蕃兵脅下城邑至魯郡太守韓擇木具禮郊迎置於郵館玠率鄉豪張貴孫邑段絳等集兵將殺之擇木怯懦大懼唯員外司兵張孚然其計遂殺庭偉并其黨數十人擇木方遣使奏聞擇木張孚俱受官賞玠因遊蕩江南不言其功以建封貴贈祕書監建封少頗屬文好談論慷慨負氣以功名爲己任寶應中李光弼鎮河南時蘇常等州草賊寇掠郡邑代宗遣中使馬日新與光弼將兵馬同征討之建封乃見日

新自請說喻賊徒日新從之遂入虎窟蒸里等賊營以利害禍福喻之一夕賊黨數千人並詣日新請降遂悉放歸田里大麻初道州刺史裴虬薦建封於觀察使韋之晉辟爲參謀奏授左清道兵曹不樂吏役而去滑亳節度使令狐彰聞其名辟之彰旣未曾朝覲建封心不悅之遂投刺於轉運使劉晏自述其志不願仕於彰也晏奏試大理評事勾當軍務歲餘復罷歸建封素與馬燧友善大麻十年燧爲河陽三城鎮遏使辟爲判官奏授監察御史賜緋魚袋李靈曜反於梁宋間與田悅犄角同爲叛逆燧與李忠臣同討平之軍務多咨於建封

及燧爲河東節度使復奏建封爲判官特拜侍御史建  
中初燧薦之於朝楊炎將用爲度支郎中盧杞惡之出  
爲岳州刺史時淮西節度使李希烈乘破滅梁崇義之  
勢漸縱恣跋扈壽州刺史崔昭數書疏往來淮南節度  
使陳少遊奏之上遽召宰相令選壽州刺史盧杞本惡  
建封是日蒼黃遂薦建封以代崔昭牧壽陽李希烈稱  
兵寇陷汝州擒李元平擊走胡德信唐漢臣等又摧破  
哥舒曜於襄城連陷鄭汴等州李勉棄城而遁涇師內  
逆駕幸奉天賊鋒益盛淮南陳少遊潛通希烈尋稱僞  
號改元遣將楊豐齎僞赦書三道令送少遊及建封至

壽州建封縛楊豐徇於軍中適會中使自行在及使江南迴者同至建封集衆對中使斬豐於通衢封僞赦書送行在遠近震駭陳少遊聞之旣怒且懼建封乃具奏少遊與希烈往來事狀希烈又僞署其黨杜少誠爲淮南節度使令先平壽州趣江都建封令其將賀蘭元均邵怡等守霍邱秋柵少誠竟不能侵軼乃南掠蘄黃等州又爲伊慎所挫劔尋加建封兼御史中丞本州團練使車駕還京陳少遊憂憤而卒興元元年十二月乃加兼御史大夫充濠壽廬三州都團練觀察使於是大修葺城池悉心綏撫遠近悅附自是威望益重李希烈選

兇黨精悍者率勁卒以攻建封曠日持久無所克獲而去及希烈平進階封賜一子正員官初建中年李洎以徐州歸附洎卒其後高承宗父子獨孤華相繼爲刺史爲賊侵削貧困不能自存又咽喉要地據江淮運路朝廷恩擇重臣以鎮者久之貞元四年以建封爲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支度營田觀察使旣創置軍伍建封觸事躬親性寬厚容納人過誤而按據綱紀不妄曲法貸人每言事忠義感激人皆畏悅七年進位檢校禮部尙書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十三年冬八覲京師德宗禮遇加等特以雙日開延英召對又令朝

參入大夫班以示殊寵建封賦朝天行一章上獻賜名馬珍玩頗厚時宦者主宮中市價謂之宮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十百人於兩市及要鬧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則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銀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宮市其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馱柴宦者市之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驢送柴至內農夫啼泣以所得絹與之不肯受曰須得爾驢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而後食今與汝柴而不

取直而歸汝尙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使擒之以聞乃黜宦者賜農夫絹十疋然宮市不爲之改諫官御史表疏論列皆不聽吳湊以戚里爲京兆尹深言其弊建封入朝具奏之德宗頗深嘉納而戶部侍郎判度支蘇弁希宦者之旨因入奏事上問之弁對曰京師游手墮業者數千萬家無土著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凡言宮市者皆不聽用詔書矜免百姓諸色逋賦上問建封對曰凡逋賦殘欠皆是累積年月無可徵收雖蒙陛下憂恤百姓亦無所裨益時河東節度使李說華州刺史盧微皆中風疾口不能言足不能行但信任左右



胥吏決遣之建封皆悉聞奏上深嘉納又金吾大將軍  
李翰好伺察城中細事加諸聞奏冀求恩寵人畏而惡  
之建封亦奏之乃下詔曰比來朝官或諸處過從金吾  
皆有上聞其間如素是親故或會同僚友伏臘歲序時  
有還往亦是常禮人情所通起今已後金吾不須聞十  
四年春上已賜宰臣百僚宴於曲江亭特令建封與宰  
相同座而食貞元已後藩帥入朝及還鎮如馬燧渾瑊  
劉元佐李抱真曲環之崇秩鴻勳未有獲御製詩以送  
者建封將還鎮特賜詩曰牧守寄所重才賢生爲時宣  
風自淮甸授鉞膺藩維入覲展遐戀臨軒慰來思忠誠

在方寸感激陳情詞報國爾所尚恤人予是資歡宴不  
盡懷車馬當還期穀雨將應候行春猶未遲勿以千里  
遙而云無已知又令高品中使齋常所執鞭以賜之曰  
以卿忠貞節義歲寒不移此鞭朕久執用故以賜卿表  
卿忠節也建封又獻詩一篇以自警勵建封在彭城十  
年軍州稱理復又禮賢下士無賢不肖遊其門者皆禮  
遇之天下名士嚮風延頸其往如歸貞元時文人如許  
孟容韓愈諸公皆爲之從事十六年遇疾連上表請速  
除代方用韋夏卿爲徐泗行軍司馬未至而建封卒時  
年六十六冊贈司徒子愔

愔以蔭授虢州參軍初建封卒判官鄭通誠權知留後事通誠懼軍士謀亂適遇浙西兵遷鎮通誠欲引入州城爲援事洩三軍怒五六千人斫甲仗庫取戈甲執帶環繞衙城請愔爲留後乃殺通誠楊德宗大將段伯熊吉遂曲澄張秀等軍衆請於朝廷乞授愔旌節初不之許乃割濠泗二州隸淮南加杜佑同平章事以討徐州旣而泗州刺史張仵以兵攻塌橋與徐軍接戰仵大敗而還朝廷不獲已乃授愔起復右驍衛將軍同正兼徐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本州團練使知徐州留後仍以泗州刺史張仵爲泗州留後濠州刺史杜兼爲濠州留後

正授愔武寧軍節度檢校工部尚書元和元年被疾上表請代徵爲兵部尚書以東都留守王紹爲武寧軍節度使代愔復隸濠泗二州於徐徐軍喜復得二州不敢爲亂而愔遂赴京師未出界卒愔在徐州七年百姓稱理詔贈右僕射

盧羣字載初范陽人少好讀書初學於太安山

新書  
垂山淮

南節度使陳少遊聞其名辟爲從事建中末薦於朝廷會李希烈反叛詔諸將討之以羣爲監察御史江西行營糧料使興元元年江西節度使嗣曹王臯奏爲判官臯移鎮江陵襄陽羣皆從之幕府之事委以咨決以正

直聞貞元六年入拜侍御史有人誣告故尙父子儀嬖人張氏宅中有寶玉者張氏兄弟又與尙父家子孫相告訴詔促按其獄羣奏曰張氏以子儀在時分財子弟不合爭奪然張氏宅與子儀親仁宅皆子儀家事子儀有大勲伏望陛下特赦而勿問俾私自引退德宗從其言時人嘉其識大體累轉左司職方兵部三員外郎郎中淮西節度使吳少誠擅開決司洧等水漕輓漑田遣中使止之少誠不奉詔令羣使蔡州詰之少誠曰開此渠大利於人羣曰爲臣之道不合自專雖便於人須俟君命且人臣須以恭恪爲事若事君不盡恭恪卽責下

吏恭恪固亦難矣凡數百千言論以君臣之分忠順之  
義少誠乃從命卽停工役羣博涉有口辨好談論與少  
誠言古今成敗之事無不聳聽又與唱和賦詩自言以  
反側常蒙隔在恩外羣於筵中醉而歌曰祥瑞不在鳳  
凰麒麟太平須得邊將忠臣衛霍真誠奉主貔貅十萬  
一身江河潛注息浪蠻貊款塞無塵但得百僚師長肝  
膽不用三軍羅綺金銀少誠大感悅羣以奉使稱旨俄  
遷檢校祕書監兼御史中丞義成軍節度行軍司馬貞  
元十六年四月節度使姚南仲歸朝拜羣義成軍節度  
鄭滑觀察等使先寓居鄭州典質良田數頃及爲節度

使至鎮各與本地契書分付所管令長令召還本主時  
論稱美尋遇疾其年十月卒時年五十九廢朝一日贈  
工部尚書賙賻布帛米粟有差

史臣曰韋南康張徐州慷慨下位之中橫身喪亂之際  
力扶衰運氣激壯圖義風凜凜聳動羣醜春盜之喉折  
賊之角可謂忠矣而韋公季年惑賊闕之姦說欲兼巴  
益則志未可量徐州請覲頗有規諫之言所謂以道匡  
君能以功名始終者盧載初喻少誠還地券君子哉三  
子之賢不可多得

贊曰南康英壯力匡交喪張侯義烈志平亂象見危能

振蹈利無謗韋德不周張心可亮

唐書卷第一百九十一



